

Ancient and modern leadership is
the key to success at the able-election

古今中外领导者成事兴业的

关键

在于选贤任能

◎多吉才林（王国忠）著

LEADER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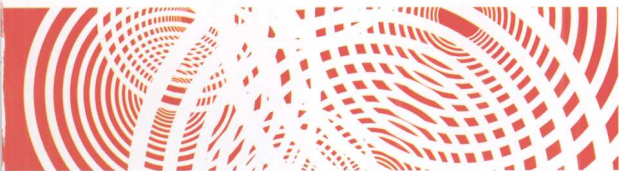
LEADER



古今中外领导者成事兴业的

关键

在于选贤任能



◎多吉才林（王国忠）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今中外领导者成事兴业的关键在于选贤任能 / 多吉才林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326-7

I. 古… II. 多… III. 人才管理学 — 通俗读物 IV. G9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13104号

责任编辑: 崔 洋 钱 勇

装帧设计: 杜佳颖

责任印制: 施建国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千

版次 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326-7

定价 39.00元

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理论

坚持不懈地钻研科学理论

矢志不渝地信仰科学理论

身体力行地践行科学理论

与时俱进地运用科学理论

持之以恒地传播科学理论

古今中外领导者成事兴业的关键在于选贤任能 ○

LEADER





作者简介

多吉才林，藏族，学名王国忠。脱产研究生学历。先后曾任香格里拉县民族小学教导主任，香格里拉第四中学校长，香格里拉县委党校副校长，迪庆州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香格里拉第一中学校长，云南省委统战部政策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民族宗教处处长，临沧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临沧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云南省委、省政府防邪办副主任等职，现任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云南省行政学院副院长。

先后在省内外各种报刊媒体发表理论文章200多篇，应邀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民主党派、农村企业、学校医院、部队社区，作有关民族宗教、统一战线、政党制度、民族经济、党的建设、党规党章、领导科学、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专题讲座260多场次。

先后在云大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跨世纪的民族宗教》32万字、《漫谈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12万字、《实践与思考》38万字、《漫谈怎样当好领导干部》27万字和《领导干部必须处理好的若干关系》18万字等五部专著。



作者近照（藏装）



作者近照



前言

——兼议“磨刀”与“砍柴”的辩证关系

人们常常讲“文章是改出来的”。文章确实是改出来的，无论是创作文学作品，还是撰写理论文章，以及制作机关公文，即便是出自大家、高手，也很难真正一气呵成、一蹴而就、一笔成形、一次定稿，总要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和字斟句酌的润色方能成形。就像一个人，长得再好看，也要洗洗脸、梳梳头、换换衣服，才显得漂亮、英俊、潇洒；再是长得好看的人，如果脏脸不洗、乱发不梳、破衣不换，也是非常难看。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常说：“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一些初稿很一般的文稿经过反复认真的修改和润色，最后变成了很好的文章，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而我在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中却又发现，文章又是改不出来的。改出来的文章，首先是要写出来的。如果我们拿出来的初稿太差，就没有办法改出一个好文章来。就像一个人，通过梳妆打扮，可以变得更漂亮、更潇洒、更英俊，这个道理妇孺皆知。但是，完全靠打扮也是不行的。这个我们要打扮的人应该是有眼有鼻，眉清目楚，至少应该像我这样，不算很好看、很英俊，但也还不是太难看、太丑陋。如果这个人缺眼睛、少鼻子、歪嘴巴，你要把他打扮得很英俊、很潇洒，我想会非常困难，几乎可以说肯定做不到。作文章也是这样，虽然修改、润色很重要，

但是基础条件更重要。一篇错字连篇、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的文字，是绝不可能改成锦绣文章的。有时工作人员草拟的领导讲话稿，初稿写得太差，最后改来改去，除了开头的“同志们”三个字以外，几乎全改完了。客观地讲，这种稿子不是改出来的，而是重新写出来的。经常写东西、改文章、审稿子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从节省时间和精力讲，与其修改别人一篇写得很差的文章，还不如自己重新帮他写一篇。

自己的第六部拙作《古今中外领导者成事兴业的关键在于选贤任能》初稿出来以后，自我感觉还不是太差，自己认为虽然写得不算太好，但还不是那种完全无法修改的东西。因此，遵照“文章是改出来”的说法，把初稿送给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师、同事、学生，谨请他们帮助我完成修改润色的工作。他们给我提出了许多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和建议，我都按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润色加以完善。但是，他们反馈的有些意见并非完全针对文稿本身的修改，而是对我的文字的一些肯定、忧虑和疑问。他们的肯定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暂不在这里一一赘述。朋友们提出的一些主要忧虑和疑问，我便在这里谈一些见解，一是给这些辛辛苦苦帮我修改拙作的亲朋好友一个答复；二是便于读者了解一些我的情况和想法；三是以此作为我这部拙作的前言。

亲朋好友提出的疑问和忧虑之一是：“连篇累牍地写有关领导科学的文章、出有关选贤任能的专著会不会被人不理解、会不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有亲朋好友在反馈意见时问我：“这是你的第六部专著，其中《漫谈怎样当好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必须处理好的若干关系》以及这部《古今中外领导者成事兴业的关键在于选贤任能》三部是有关领导科学的，你只是一个地厅级领导，写这么多有关领导科学和选贤任能的书，会不会被人

不理解？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我出版第一本书时就有好心的人向我提出。他们的忧虑和担心，既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也不能说是神经过敏式的杞人忧天。只要稍微知晓一点古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过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甚至人吃人的社会里以言治罪、以文治罪的“文字狱”的故事很多，很多人都因此而下过狱，蹲过监，甚至丧了命。就是到了自誉是自由、民主、博爱的民国时期，搞真正的文学创作，写真正的理论文章，风险依然也很大，也不乏因此而蹲监丧命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那些年代很多作家和理论家频繁地更换自己的笔名，以保护自己，以便继续战斗。周树人先生就用过鲁迅等100多个笔名。

然而，提出这些疑问和心存这些忧虑的我的亲朋好友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种以言治罪、以文治罪的时代早应成为而且也早已成为古老的传说，成为遥远的故事，成为陈旧的悲剧，成为已逝的噩梦。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出版专著，无论是书面著述，还是口头讲座都大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言之，需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规范言行、指导工作、推动实践的共产党人不仅支持和倡导而且鼓励和推动大家抓学习，搞研究，写文章，作讲座，出专著，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建设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的政党，以提高全党的科学文化水平、知识理论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因此，我给这些亲朋好友的回答不仅非常肯定，而且极其简明，只有“六个字”——不会，绝对不会。这样的回答是不是我信口开河，随意应付呢？不是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之所以给予这样肯定而又简明的回答，根据主要有三：作为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勤奋学习，学以致用深入思考，结合实际刻苦

钻研，这是领导的要求，工作的需要，群众的希望。

一是领导要求——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学习研究领导科学是中央领导的迫切要求。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

“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领导干部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就会极大地提高我们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会极大地增强开展各项工作的科学性、创造性、超前性和有效性。江泽民同志早在1986年还在上海工作时就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研究领导科学。”（转引领导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刘峰的《新领导观》第27页）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即对所有领导干部）的要求，并没有分级别，也没有分种类，这是非常英明的。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同志也曾指出：“领导离开科学研究可以说就叫‘瞎领导’。”

（《学哲学用哲学》上册，第43页）

《论语》里所讲的道理被我们的先贤们奉作为政之本、为官之道，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言，叫“半部《论语》治天下。”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的色泽荣一都讲：“要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论语》的巨大影响。但是提出《论语》里的那些观点的孔夫子也不是什么大官，甚至没有实实在在做过什么官。然而，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孔子的学生子贡不仅经商发了大财，而且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当了齐、鲁两国的宰相，在春秋末年大展宏图，即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伐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



家累千金。

老子给我们留下了著名的《道德经》（也叫《老子》），尽管这本书只有5000多字，但其内容无所不包，除了阐述了很多哲学观点外，也写了很多治国理政和从政为官的道理，算得上是中国古代的“领导学”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但这部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作品作者、被我们的祖先誉为哲学之父、智慧之父的李耳（老聃）平生所做的最高职务的官是西周的守藏史（也说“历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图书馆馆长或博物馆馆长，也算不上达官显贵。

毛泽东主席终生爱不释手的《资治通鉴》也主要是讲治国安邦的历史和理论的书，大家都知道其作者司马光既不是宰相，更不是皇帝，也不是什么权高位重的大官，但书中的很多治国理政的道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很多观点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我也与很多同志一样，认真阅读过现在非常出名的领导学专家北京大学刘峰教授的很多著作和文章，也听了他的很多电视讲座，但他到底具体当一个什么行政官员，我也真还不大说得清楚，反正他既不是北大校长、副校长，也不是北大书记、副书记。

看来，是否研究领导科学、研究成果如何，与职务级别好像没有太大、太直接的关系。美国林肯总统曾讲：领导一个团有所作为的人，可以使领导100个团而无所作为的人黯然失色。从这位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的这句话，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个人的成果的多少、成绩的好坏、成就的大小，与这个人的职务的显微、级别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肯定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很必然、很直接的联系，更不是成正比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当很大的官，同时又写出很多很有影响的领导科学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主席就

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写有非常著名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主要讲领导科学的文章，而且在他的其他很多文章中都包含了很多领导科学和识人选人用人方面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的著名元帅、后任北约部队总指挥、被英国人视为“军事天才”的蒙哥马利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弘篇巨著，其中《为将之道》等就属于领导科学的专著。

当医生，不论是乡村卫生所的医生，还是北京301医院的医生，都必须努力学习和深入研究医学科学，否则，就医不了人，治不好病；当老师，不论是幼儿园的阿姨，还是清华北大的教授，都必须努力学习和深入研究教育教学科学，否则，就教不好书，育不了人；当老板，不论是个体小公司的小老板，还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总，都必须努力学习和深入研究经营科学，否则，就办不成事，赚不了钱，等等。当医生要学习研究，当老师要学习研究，当老板也要学习研究，难道责任更大、权力更大、要求更高的领导干部就不用学习研究领导科学了吗？显然不是。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研究领导科学不是愿不愿的问题，而是应该如此，只能如此，必须如此。

古人讲：“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识，非学无以立德。”不学习和研究领导科学就当干部，就做领导，相当于不学习研究医学却给别人开药方、做手术，相当于不学习研究教材，却给别人当老师、作讲座，相当于不学习研究驾驶技术，却给别人当司机、开汽车。简言之，在我看来，不努力学习和不认真研究领导科学的领导干部，自身素质不会好，能力水平不会高，工作成效不会实，干部群众不会爱。

二是工作需要——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学习研究领导科学是领导工作的现实需要。宋太祖赵匡胤在建隆三年



(公元962年)二月，曾下过一道命令，让官员们“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就是说，赵匡胤要求宋朝文武百官勤奋读书，研究为官从政之道，以便掌握治理国家的道理和办法。学而优则仕，在赵匡胤时代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封建帝王都知道，要当好官员、治好国家、做好事情，必须注意学习，必须注重研究。我们决不能把优秀的领导干部完全等同于劳动模范。诚然，没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是绝对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想成为人民群众所真正认可和真心拥护的有所作为的领导干部还必须有知识、懂历史、通理论、会研究。

孔夫子曾讲：“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夫子说他自己也不是生下来就掌握很多知识，了解很多情况，只不过是自己对古代的文化和古人所经历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能够孜孜不倦地认真加以学习和思考而已。被我们的祖先奉为圣人的孔夫子都不是“生而知之者”，他的知识也是通过刻苦的学习和钻研获得的，其他像我们这些不仅根本算不了“圣人”、是不是能勉强算个“小小贤人”都还得打若干个问号的人就更不可能生而知之了。

毛泽东主席算得上是绝顶聪慧的盖世智者，但这样的智者也非生而知之，他不仅小的时候读书学习非常用功、非常努力，长大成人后更是爱书如命，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长征路上毛主席还抽空读书。建国以后他读书学习更加勤奋，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在极其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几乎都泡在书堆里、坐在书堆里、睡在书堆里，在1976年9月8日去世前一天，他还看了几分钟书。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很英明、很伟大，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学习的知识比大家多、他掌握的情况比大家全、他研究的理论比大家深、他思考的问题比大家

透、他结合的功夫比大家高。

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昭示：离开刻苦的学习和认真的钻研，生来就有知识，生来就会当领导，生来就比别人高明的人，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绝对没有的。尤其是当今时代，新知识、新科技、新理论以先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和传播，人类知识总量从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增长一倍变成了现在三至五年甚至更快翻一番。在这知识主宰经济、知识支配世界、知识创造未来的时代，不努力学习新知识、不认真了解新科技、不深入钻研新理论，不要说不可能当一个事业所真正需要、人民所真正拥护的领导干部，就是当一个真正能通过诚实劳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农民都已经非常困难了。当领导，既要能“领”，就是要能带领、引领别人，又要能“导”，就是要能引导、指导别人。这都需要领导干部学习更勤，思考更深，钻研更透。毛泽东主席说，领导的责任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如果我们领导干部自己学习不努力、思考不深入、钻研不刻苦，怎么出主意，怎么用干部。领导干部在自我感觉很好，却自身学习不努力甚至是不学无术、思考不深入甚至很多问题一窍不通的情况下，是绝对出不了好主意，相反，可能会出歪主意、馊主意、坏主意、瞎主意，同样，也绝对用不好干部，相反，可能会用庸才、蠢材、废才、奴才。因此，不论级别高低、职务大小、权力轻重、资历深浅，只要是负责任、当领导的，都应该而且必须学习比一般群众更努力，钻研比一般群众更刻苦，思考比一般群众更深入，这完全不能是个人的兴趣爱好问题，而是工作的现实需要，职责的客观需要，形势的迫切需要。

三是群众希望——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学习研究领导科学是人民群众的真切希望。先秦时代的管子曾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大家



都知道,《论语·颜渊》有一段叫“子贡问政”的师生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它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学生子贡问老师孔夫子,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安定,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孔子的回答很简洁,只有三条,即“足食,足兵,民信之。”也就是说,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有足够的部队做保障;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有信心。子贡接着问,如果没有办法同时具备这三条,只能舍去其中一条,那么舍去哪一条呢?孔夫子说,咱们就不要这武力保障。子贡又问,如果剩下的这两条也保不住,不得不舍去其中一条,那么,舍去哪一条?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子贡,我们就不要粮食,不吃饭了,因为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至今谁不死,所以,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老百姓对我们这个国家失去信仰、失去信心。信仰、信任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充分而有效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古今中外,很多仁人志士都说过类似的话。唐朝著名的贤臣、谏臣魏征也曾说,人心这个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敌的。目睹了中国解放战争全过程的民国时期美国的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的炮声中离开南京时感叹:“不能赢得人民,就不能赢得战争。”在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的实际指挥者杜聿明中将在被俘并经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后也曾深情地感叹:“败在敌人的手里可以挽回,败在人民的手里就不可挽回。”这一切都说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政权,要稳固地存在,就必须有人民群众的信任,就必须

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没有这一点，其他一切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人民群众真切地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水平高、能力强、素质好、形象正、工作实。尤其是当前，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社情民意的人都知道，广大人民群众非常真切地希望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少一些吃喝玩乐、多一些读书学习，少一些迎来送往、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形象工程、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胡说八道、多一些踏实苦干，少一些拍脑决定、多一些科学决策，少一些语无伦次、多一些深刻精辟，少一些休闲娱乐、多一些思考研究。希望我们领导干部讲话报告深刻精辟，选人用人公正正派，决策拍板切实科学，为人处事豁达宽容。而要做到这一些，都必须在加强学习、努力学习、不断学习的基础上，思考问题，研究学问，钻研理论。

谁都不会不想做到讲话报告深刻精辟，决策拍板切实科学，但能不能做到，关键要看你的知识水平高不高、理论功底好不好、实际经验多不多、思考问题深不深。就以讲话作报告为例，只要是领导干部，都会有讲话的时候。但有些人的讲话报告，广大干部群众愿意听，喜欢听，而另外一些人的讲话报告，广大干部群众就不怎么愿意听，也不大喜欢听。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根深才能叶茂，厚积才能薄发，深入才能浅出，只有自己有比较渊博的知识，有比较深入的思考，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有比较深厚的积累，才能讲出广大干部群众喜欢听而且有实际作用的深刻的话、精辟的话、切实的话，反之，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学习、不注意积累、不认真思考、不深入研究，讲话报告是象李瑞环同志在《学哲学用哲学》里所讲的“报上抄的，别人编的，屋里憋的，应付会的”，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讲出深刻、精辟、切实、有用的话来。